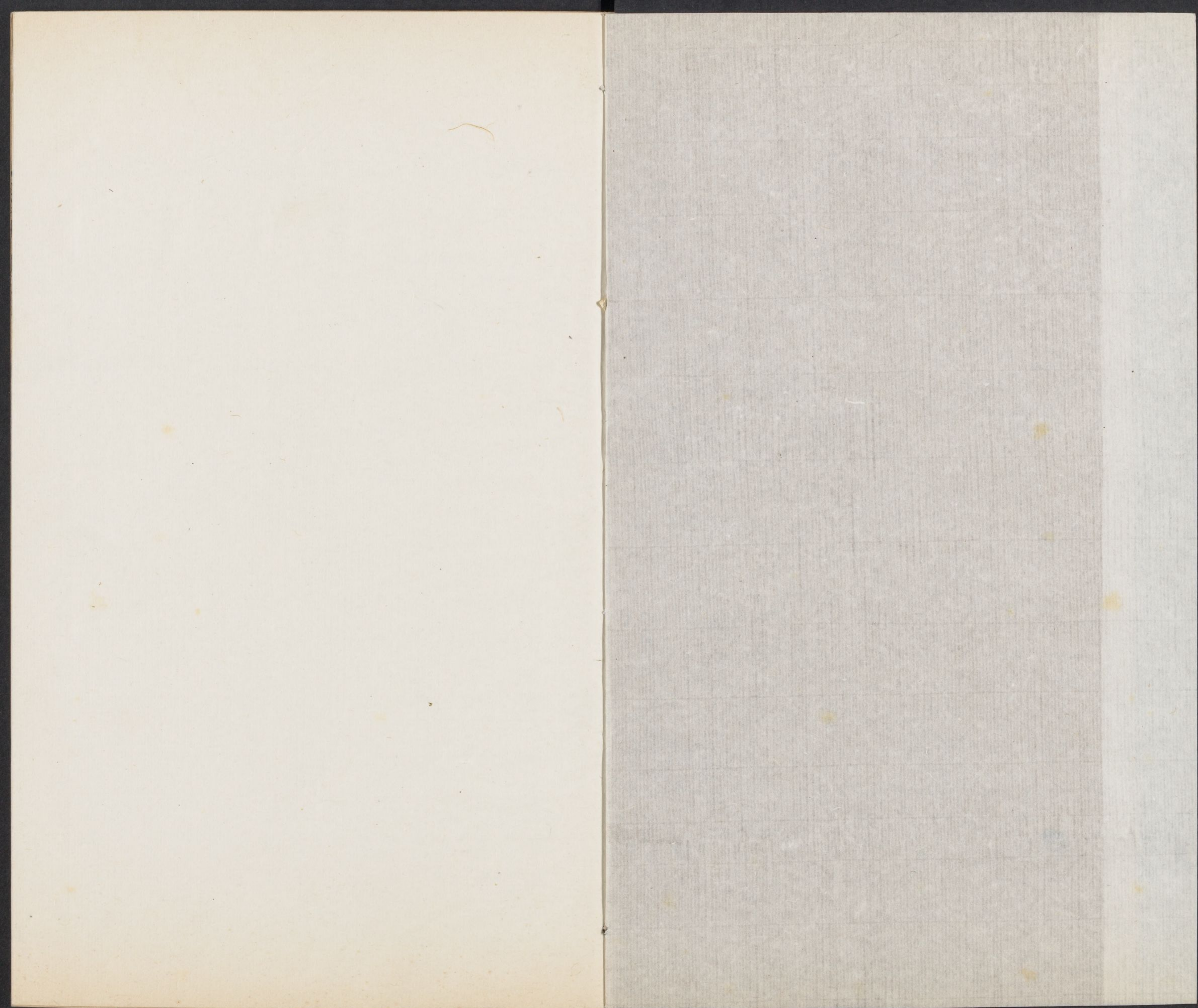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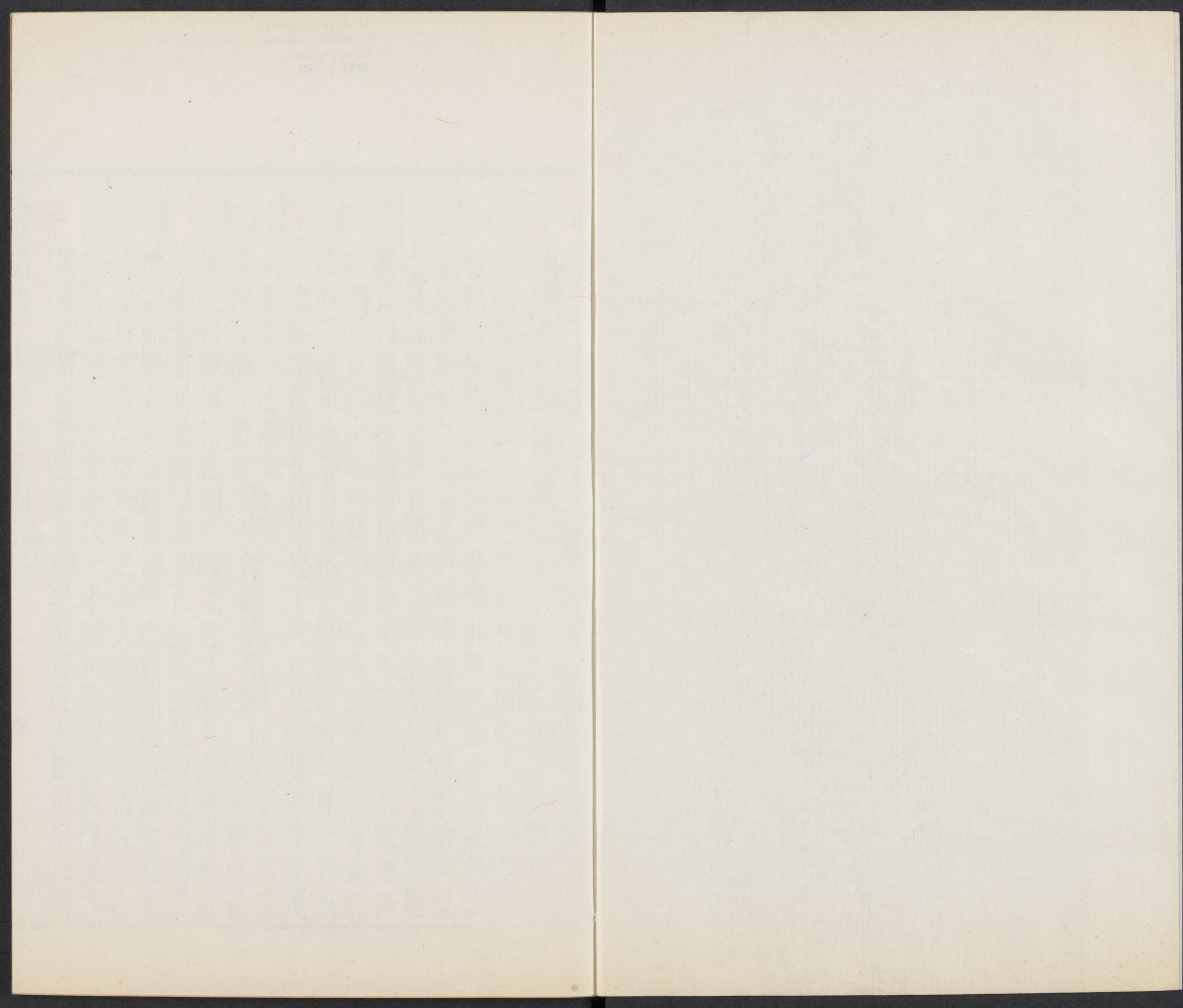


T 3210 / 8546.81





唐錢鏐謝賜鐵券表

恩旨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如

此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海之誓鑄金作
誓指日成文震動神祇飛揚肝胆伏念臣爰從筮仕
逮反秉旄每日揣量是何叨忝行如履薄動若持盈
唯憂福過禍生敢與慎初護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
憂臣以處極多虞慮臣以防閑不至遂關聖慮永保
私門勗臣以功名申諸帶礪雖君親囑念皆云必恕
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謹一日戒
子戒孫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承此而賈禍聖主萬
歲愚臣一心謹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
宋范仲淹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
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江海上游東南巨屏
所寄至重為榮極深竊念臣生稟迂疎親逢明盛居
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
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之權入奉聖謨爰厠大臣之
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
頗蒙約用汲黯之多犯顏色敢憚見疎雖遼隔於明

天亦薦分於善壤共理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就逸此蓋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肝旻之憂遠邇咸一以茲方面副於宸心

狀

宋蘇軾乞賜度牒脩解宇狀

元祐四年九月 日 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

杭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杭州地氣蒸潤當錢氏有國日皆為連樓複閣以藏衣甲物帛及其餘官屋皆珍材巨木號稱雄麗自後百餘年間官司既無力修換又不忍拆為小屋風雨腐壞日就頽毀中間雖有心長吏果於營造如孫沔作中和堂梅摯作有美堂蔡襄作清暑堂之類皆務創新不肯修舊其餘率皆因循支撐以苟歲月而近年監司急於財用尤諱修造自十千以上不許擅支以故官舍日壞使前人遺

構鞠為朽壤深可嘆息臣自熙寧中通判本州已見在州屋宇例皆傾邪日有覆壓之懼今又十五六年其壞可知到任之日見使宅樓廡欹仄罅縫但用小木橫斜撐住每過其下慄然寒心未嘗敢安步徐行及問得通判職官等皆云每遇大風雨不敢安寢正堂之上至於軍資甲仗庫尤為損壞今年六月內使院屋倒壓傷手分書手二人八月內鼓角樓摧壓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內有孕婦一人因此之後不惟官吏家屬日負憂恐至於吏卒往來無不狼顧臣以此不敢坐觀尋差官檢討到官舍城門樓櫓倉庫二十七處皆係大段隳壞須至修完共計使錢四萬餘貫已具狀聞奏乞支賜度牒二百道及且權依舊數支公使錢五百貫以了明年一年監修官吏供給及下諸州剗刷兵匠應副去訖臣非不知破用錢數浩大朝廷未必信從深欲減節以就約省而上件屋宇皆錢氏所構規模高大無由裁樽使為小屋若頓行毀拆改造低小則目前蕭然使成衰陋非惟軍民不悅亦非太平美事竊謂仁聖在上憂愛臣子存恤遠方

必不忍使官吏胥徒日以軀命僥倖苟安於腐棟頽
 墻之下兼恐弊漏之極不即修完三五年間必遂大
 壞至時改作又非二百道度牒所能辦集伏望聖慈
 特出宸斷盡賜允從如蒙朝廷體訪得不合如此修
 完臣伏欺罔之罪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許詩賦兼經狀 臣今月五日
 汪漑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稱准元祐四年四月

十九日勅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者久
 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尙少遂以五分立法是
 欲優待詩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
 詩賦舉業率皆成就雖降平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
 熟不願再為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祖宗取士
 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比來
 專習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
 詩賦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虧詩賦進士難
 使捐已習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或習經義多少各
 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敷奏者臣曩者備員侍從實見
 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尙

浮虛文字止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
 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學文詞不施於用祖宗
 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姑息之譽爭言天
 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五
 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
 蜀人聞蜀中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
 十郡又多見江湖福建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
 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此知前言天
 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
 律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
 詩賦也朝廷於五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
 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據前件進士汪漑
 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
 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
 各紐分數發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并入詩賦
 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
 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 乞賜州學書板狀 伏見本
 從學謹錄奏問伏候勅旨

管生員二百餘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蓋見朝廷專用儒術更定貢舉條法漸復祖宗之舊人人慕義學者日眾若學糧不繼使至者無歸稍稍引去甚非朝廷樂育之意前知州熊本曾奏乞用廢罷市易務書板賜與州學印賃收錢以助學糧或乞賣與州學限十年還錢今蒙都省指揮只限五年見今轉運司差官重行估價約計一千四百六貫九百八十三文若依限送納卽州學歲納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五年之間深為不易學者旦夕闕食而望利於五年之後何補於事而朝廷歲得二百八十一貫三百九十七文如江海之中增損涓滴了無所覺徒使一方士民以謂朝廷既已捐利興民廢罷市易所放欠負動以萬計農商小民銜荷聖澤莫知紀極而獨於此飢寒儒素之士惜毫末之費猶欲於此追收市易之息流傳四方為損不小此乃有司出納之吝非朝廷寬大之政也臣以待從備位守臣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伏望聖慈特出宸斷盡以市易書板賜與州學更不估價收錢所貴稍服士心以全國體謹

錄奏開伏
候勅旨

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臣謹按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東游至錢

塘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徇其意之所欲出楮山橋海無難而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塘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者無數自温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泂泝此江江水難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於洲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榜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老弱叫號求救於湍沙之門聲未及終已為潮水卷去行路為之流涕而已縱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為盜賊利其財物或因而擠之能自全者百無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歲凡幾千萬而衢睦

等州人眾地狹所產五穀不足於食歲常漕蘇秀米至桐廬散入諸郡錢塘億萬生齒待上江薪炭而活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此數州薪米常貴又衢婺睦歙等州及杭之富陽新城二邑公私所食鹽取足於杭秀諸場以浮山之嶮覆溺留礙之故官給腳錢甚厚其所亡失與依託風水以侵盜者不可勝數此最其大者其餘公私利害未可以一二遽數臣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州事侯臨因葬所生之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訪聞父老參之舟人反復講求俱得其實建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於江又並江為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於嶺東之古河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於金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嶮度用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二年而成臣與前轉運使葉溫叟轉運判官張壽躬往按

視皆如臨言凡福建兩浙士民間臣與臨欲奏開此河萬口同聲以為莫大無窮之利臣縱欲不言已為眾論所迫勢不得默已臣聞之父老章獻皇后臨朝日以江水有黃天蕩之嶮內出錢數十萬貫築長蘆起僧舍以拯溺者又見先帝以長淮之嶮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以開龜山河今浮山之嶮非特長蘆龜山之比而二聖仁慈視民如傷必將捐十五萬緡以平此積嶮也謹昧死上臨所陳開石門河利害事狀一本及臣所差觀察推官董華用臨之說約度工料及合用錢物料狀一本并地圖一面伏乞降付三省看詳或召臨赴省面加質問仍乞下本路監司或更特差官同共相視若臣與臨言不妄乞自朝廷擘畫支賜錢物施行臣觀古今之事非知之難言之亦易難在成之而已臨之才幹眾所共知臣謂此河非臨不成伏望聖慈特賜訪問左右近臣必有知臨者乞專差臨監督此役不惟救活無窮之性命完惜不貲之財物又使數州薪米流通田野市井詠歌聖澤子孫不忘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

候勅 乞子珪師號狀 元祐五年十二月日知杭州蘇

故地惟附山乃有甘泉其餘井皆鹹苦唐刺史李泌

始引西湖水作六井其後白居易亦治湖浚井以足

民用嘉祐中知州沈邁增置一大井在美俗坊今謂

之沈公井最得要地四遠取汲而創始滅裂水常不

應至熙寧中六井與沈公井例皆廢壞知州陳襄選

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畢

歲適大旱民足於水為利甚溥臣為通判親見其事

經今十八年沈公井復壞終歲枯涸居民去水遠者

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而軍營尤以為苦臣尋訪求

熙寧中修井四僧而三人已亡獨子珪在年已七十

精力不衰問沈公井復壞之由于珪云熙寧中雖已

修完然不免以竹為管易致廢壞遂擘畫用瓦筒盛

以石槽底蓋堅厚銅捍周密水既足用亦無壞理人

於六井中控引餘波至仁和門外及威果雄節等指

揮五營之間創為二井皆自來去井最遠難得水處

西湖甘水始遍一城軍民相慶若非子珪心力才幹

碑

明童漢臣邑令文公碑 錢塘邑侯貞亭文公嘉靖壬

子秋來尹是邦迄今丙辰夏

蒞治五載政平民安聲聞於朝擢地官郎行有日矣

坊長相與聚於里士人相與聚於學商賈相與聚於

市農夫相與聚於野留之而不可得懷之而莫能置

也礮石邑門將以紀公之德而垂無窮之思也咸造

離之而能忘情乎公之尹是邑也吾則能言其詳公之蒞治也不峻城府不厲芒角恢廓之度渺不可測簡節於催科而差賦悉舉疏目於聽訟而奸宄懾服坦懷率物於士大夫而請托不行遠跡於士人而有求必應蓋其沉識遠度廉而不劇直而不絞闇然而所不能較量哉兵興之際有遠於計而病於吾民者每與大僚論列可否即有所隨亦且陽予而陰持之嗟夫吾杭當四方舟車之衝民之疲敝極矣而又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飢饉與不必期衆少期於當厄矧公以深仁厚澤沾漑吾民者乎是我公之去也民之困於兵興者日其誰障我疲於差科者日其誰庇我縱情於苛察而視民如草芥者日其誰鞠我後之繼公而令者其誰能跡其芳躅哉繼不繼不暇論而疇音之恃我怙我覆我者又曷能已其無窮之思乎此去思之碑所由作也公名階字克升別號貞亭嘉靖庚戌進士

金學曾邑令湯公碑
安陸湯公蒞錢塘六祀有奇德化翔布自鄉縉紳孝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嫗罔弗誦湯侯仁侯今之召杜冀永怙我恃我會天子持詔徵郡邑治行高等將臚於銀臺青瑣首徵湯侯弓旌戒嚴旦暮趨駕冀之而不得則思思之而無所寄則雍棠峴石鬱然與懷而走千里問記不佞不佞曩承乏楚安陸宇焉今侯蒞茲土不佞獲受宇蓋庇在宇下匪夕朝矣錢塘居虎林郡治十之六七為海內大都通邑輜軒所營臺府交關伏謁十三酬接十三所為坐堂上治案簿計會纔十之三四耳而牘立案上如山會稽波屬堂下跪而伺堂上睨而視如魍如蜮者日數千百指心不給計手不給裁而侯至穆然臨之不啻給也侯為人若冲若樸若斷斷無技至登堂左右顧則豪胥辟易不敢前語若不出口然至剖擊刁梗獄片言立折如噬膚且日造臺府迓伺輜軒式鄉閭折節恭謹而毅然無所事扳援扳援亦寡及之其讞決無小大不移晷而畢逋稅無遠近立取辦而不告痛利與無犬害祛無細兎脫鵠起求獲乃已以故不為赫赫名而與民多所更始民不知勞而安享利其大者如逐蠹

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嫗罔弗誦湯侯仁侯今之召杜冀永怙我恃我會天子持詔徵郡邑治行高等將臚於銀臺青瑣首徵湯侯弓旌戒嚴旦暮趨駕冀之而不得則思思之而無所寄則雍棠峴石鬱然與懷而走千里問記不佞不佞曩承乏楚安陸宇焉今侯蒞茲土不佞獲受宇蓋庇在宇下匪夕朝矣錢塘居虎林郡治十之六七為海內大都通邑輜軒所營臺府交關伏謁十三酬接十三所為坐堂上治案簿計會纔十之三四耳而牘立案上如山會稽波屬堂下跪而伺堂上睨而視如魍如蜮者日數千百指心不給計手不給裁而侯至穆然臨之不啻給也侯為人若冲若樸若斷斷無技至登堂左右顧則豪胥辟易不敢前語若不出口然至剖擊刁梗獄片言立折如噬膚且日造臺府迓伺輜軒式鄉閭折節恭謹而毅然無所事扳援扳援亦寡及之其讞決無小大不移晷而畢逋稅無遠近立取辦而不告痛利與無犬害祛無細兎脫鵠起求獲乃已以故不為赫赫名而與民多所更始民不知勞而安享利其大者如逐蠹

胥數十人駢白役數百人而公府肅遺偽刊印偽削
 廣者而爰書靖置日總流水二籍搜收納結解諸竇
 清湮沒土田以畝計數千戶口以口計亦數千而會
 計明置額教唆者門坐捏誣人命者如律禁橫勾攝
 有勾攝輒聽詰人自攝及三老攝之而里陌寧平反
 大辟寃者若而人釋久羈黃者無告者若而人而狂
 狴清他如禁興販逐豪埠長驅巡攔索人者建常
 平倉嚴保甲法設火備備火時拜火反風燬政良法
 更僕難數而乃以其間行學宮修古文禮樂之事講
 解聖諭表章孝烈建文昌閣葺社學遴教讀教以小
 學孝經稍稍進其俊者為之課業講稱彬彬焉其
 眎通邑若十室邑不啻給也眎山立波屬若風靡塵
 沒眎魍蜮若倪孺若虛無人而士大夫眎侯始若澹
 卒乃歸真胥史始若厲卒乃警明氓隸始若坊卒乃
 化誠總之則仁心為質剗决佐之芟稗莠察敗羣而
 良民乃始安堵於以誦仁侯信仁矣夫不佞讀史循
 良之吏專美漢代如嚴使君流血朱戶搖手摺腹左
 右交口助其赫赫而穎川次公方且行閭閻布寬和

有使從四方來齎璽書黃金乃不之河南之穎川西
 門鄴令凜人於溪谷望之如神鬼而心實畏遠之孰
 與召杜兩公無他奇人人父母之祭於縹緗卽到於
 今人人父母之矣湯侯仁何下穎川民怙恃侯何下
 召杜今天子奮然特以治行高等徵又何下漢元康
 神爵間黃金璽書褒郡邑吏且夕臚九列也而鄉薦
 紳孝廉文學而下以逮黃童白姬猶交口誦仁君冀
 永恃我怙我冀而不得且思思而無所寄且托於不
 佞之一言而重之千里之幣嗟夫孰謂遷固而後循
 良無復可傳者顧不佞非其人耳敬存實錄以俟悖
 史侯名沐壬辰進
 士楚之安陸人
 國朝顧豹文李鄴園去思碑

今上康熙二十一年特召總督尙書李公鄴園入為大司
 馬銜車趨赴京師於是兩浙之士大夫以下及黃童
 白叟老校退卒皆呼號奔走以為

天子不念吳越東南重地新罹兵燹寧忍奪公於浙又聞
 藩倡亂禍起眉曉公以隻身赤手當蛇豕之衝以保
 全我父母妻子今飲啄耕鑿孰非公恩公生之不終

始之耶萬性震懼譁不可曉余乃召其耆艾告之曰父老留公意良厚欲報公生全之德意良摯欲爲吾桑梓無窮計意良深且遠然亦知

天子之所以召公與公之所以赴召之意乎夫籌天下與籌一方孰大孰小由中調度與在外言利病孰難孰易任腹心與任肱股孰明孰昧父老試思之方且賀天子能知人善用而喜公此行爲得行其言歡忭鼓舞之無暇而乃乞留公爲兒女子態耶六卿分職蓋有年矣而趙宋獨以中書樞密爲兩府中書今相臣樞密今司馬也仁宗時二邊用兵知制誥富弼言邊事繫國安危周宰相魏仁浦實兼樞使國初相質溥亦參知樞密宜令相臣兼領熙寧時中丞滕浦言戰守國大事今中書欲戰樞密欲守何以出令願勅兩府大臣議同後下由是言之司馬之位亦相權也勝國神廟時高文襄拱常言兵者專門之學宜豫養之使練習兵政總督巡撫宜用兵部左右侍郎兵部尚書有缺宜推用總督巡撫由是言之總督之轉大司馬亦急務也天下之患最患於臨其任者或非其長而荷

其責者不悉其苦臨其任而非其長則茫無所措辦至於兵勢之大轉移於呼吸瞬息而遙斷於一人之成見荷其責而不悉其苦勝心客氣橫戰於廟堂而智謀才力之士精思秘計足以扼咽喉而制要害者朝行而夕革甲可而乙否而期其談笑却兵安可得哉昔年叔子議取吳面陳其策雖有妬賢嫉能之子在其旁而無所逞其三寸之喙裴中立平淮蔡以宰相督師流涕請行而功名以成何則君臣一心內外合德也我國家鞭笞四字幅員日大而小腆陸梁騁於滇黔蔓於百粵萌於八閩非

聖人之英斷孰能剪除非公等之勇且仁孰能底定然兵難遙度卽其三至六術之奇而未履其地未窺其險臆斷必不合而從容廟廊或以資格登或以官階授或以年勞取其應天下之務必不能操券而契符也自周以來漢之根本在三秦故河隴爲最急唐之根本在趙魏故河北爲最急宋之根本在蜀故襄樊爲最急我國家財力咸仰東南而東南之癘疥不除則隱憂過計有不可枚舉者根本在吳會故浙閩爲

最急今我吳越之人咸公所生全矣計公之所深思而熟慮者莫急於防海而今日之防海則又不同於國初者 國初之海賊勢強而今日之海則賊勢弱也昔宋舉天下之大集百萬之眾以圖銀夏之一隅銀夏困敝而宋亦不能振者好言用兵而不知用之之術也武夫技擊操戈捲甲日聚於西涼轉太倉之粟不下數百萬函人之盾越人之甲秦人之矛嶺人之弩又不下數百萬此如人之一身手足痿弱意謂客邪所伏勇於針砭金石而不知衛元氣及元氣既損不足以衛四支而手足之弱自如也我朝嚴鈎引之禁絕朝貢之使申山川之限棄魚鹽之利謂魍魎魑魅潛伏於肘腋而伺便於夢寐也竊意天下之弊莫大於養兵而不知用上之人所宜亟救莫大於民貧而無所控訴今邑有富人日恐盜至盜未至而豫養健兒以待之則財力將日絀民之豐約即國之盈縮也貧而無所控訴則有流亡死徙之累有流亡死徙之累則國之倉廩日追呼而無以奉命公之視我民不啻父母之於子弟而海上之形格勢禁奪鼻

而不敢揚帆於蛟宮龍藏之間亦有年矣公之年畫而日算者皆在於此公為司馬其造膝請問者必將悉天下之大計以言有不以東南為首務者乎夫當事而力爭非不切也而或以部議之疑信為此疏之行止公為大司馬當

聖主不次之擢重其選則宋參中書之體也久在邊陲特取回部司馬之轉即高文襄之疏首也文襄曰使其精神得悉而不疲智慧常裕而不竭此言待勞臣之體而况廟堂者天下根本公在廟堂則神采四燭精力旁及父老區區之私何足以見吾

君知公之心與公體國之忠乎謹書其言以為 陸繁昭吳 聖主頌可也

山伍公廟碑 吾郡吳山者襟江帶海地氣之所鬱盤跨斗連牛星精于焉翁聚雷風水火搢

笏垂裳社稷城隍分茅裂土即有乘鸞駕雀亦享祀乎與區獅座鹿車並錯綜于繡壤此真神靈偃息之鄉賢聖出王之所也然而孤忠純孝缺焉几筵立懦廉頑于何彷彿褚僕射春秋之祀冠冕會城岳鄂王

父子之宮映輝湖曲至于企勁節于烟巒仰英標于雲嶺靈旗神火緬想雄圖落月寒星猶餘兵氣徧覽第一之峯獨有伍公之廟伍公諱員者荆吳世烈左丘明載在編年鐘鼎銘功太史公登之列傳無假恢張於今最著若其志能貫日力可移山雪父兄之沉冤事昏明如一轍遺風餘烈可重紀焉當其引師入荆也銜精衛塞海之心奮呂錡射月之氣彎弧則金石為開麾陣則龍蛇立變涉淮踰泗捷若驚飈拔六屠潛勢如卷籜于是轉戰漢陽之北直抵荆昭之宮鬻熊寢殿荒草淒風楚國君臣灰飛塵散真足宣義憤于一時暢靈威于蔓古及夫嗣王繼軌於越構兵始焉痛深傷指夷之會稽之山既而仇昧戴天逸之蛇門之外翻攻齊闕取笑螳螂忍見蘇臺坐游麋鹿于是縱華池之雁固已力爭䟽石田之苗其如拒諫朝多貝錦讒中容刀以愛子而託人湛宗無益奈哲王之不寤九死何辭推此心也知其賜劍之寵等于鑄金浮江之榮烈于封墓此則牧豢走馬不足擬其枕戈弘演納肝無以方其畏革求忠出孝百世一人

或謂若敖滅而箴尹自拘齊女來而宣尼出走豈有故國操戈新君死諫得無小過有矣中庸不知仇讐之敵理絕反兵社稷之臣義無去國故情以銖兩而移道以權衡而見宮奇雖知不得律乎比干即辛即賢豈可繩夫平豹固知忠而見謗雖決目以何傷父不受誅即鞭尸而亦得乃吾于公竊有慨焉設使秋雲落日橫大江而不前楚水吳山扼昭關而難渡蘆中老父未進魚羨瀨水夫人曾無麥飯方當入檻以就禽不則吹簫而終老沒身慚恨夫復何言就令跋跡關山與人家國而吳僚無恙魚腸之劍不行楚釁難乘驕驕之馬自若祇可嘆日月之易馳惜風雲之坐失古之人抑鬱悲涼何可悉數即如豫生吞炭報智伯以無期滄海飛椎擊秦皇而不中祖軍騎之鞭未着櫪馬先驚武鄉侯之扇初揮大星已落他若白草含冤青燐飲泣夔山杜宇就落木以呼冤蜀嶺哀猿亦秋風而墮淚淒其欲絕不平謂何公則夷平王之壁壘電掃星流褫勾踐之精蒐奔林走穴功已進于一匡事尤難乎三駕雖復銀濤夜捲適足寫其壯

懷白馬晨來正可鳴其得志裂頸屠腸非不幸矣更可異者生遇包胥似戈矛于同室歿攜文種真吳越為一家豈義烈之相符即恩仇其可泯然則夷光妖女固伯禹之功臣白喜讒人亦州犁之孝嗣倘可錄其一長或得寬夫三尺吾嘗經過闔閭之城憑弔專諸之里見夫閭門樵李並有胥山鴛水溧陽概多伍廟今雖翠殿丹宮重樓複道而班超有入關之心温序作還鄉之夢即卧轍以難留恐招蒐而不得然而楚王長逝猶聞指鄭之師荀偃彌留志在涉河之役公雖候月往來乘潮上下心中碧血尚欲霸吳腰下屬鏤猶堪棲越則是鷲山鳳嶺適為習射之陂東海西湖正可洗兵之水

記

唐錢鏐羅城記

大凡藩籬之設者所以規其內溝洫之限者所以虞其外華夏之制其揆一焉

故魯之祝丘齊之小穀猶以多事不時而城况在州郡之內乎自大寇犯闕天下兵革而江左尤所繁併

余始以郡之子城歲月滋久基址老爛狹而且卑每至點閱士馬不足迴轉遂與諸郡聚議崇建雉堞夾以南北轟然而峙帑藏得以牢固軍士得以帳幕是所謂固吾圉以是年上奏天子嘉以拙政優詔獎飭以為牧人之道其盡此乎俄而孫儒叛蔡渡江侵我西鄙以剪以逐蹶于宛陵勁弩之次泛舟之助我有方焉後始念子城之謀未足以為百姓計東眄巨浸驍閩粵之舟櫓北係郭邑通商旅之寶貨苟或侮却之不意攘偷之無狀則向者吾皇優詔適足以自榮由是復與十三都經緯羅郭上上下下如響而應爰自秋七月丁巳訖于冬十有一月某日由北郭以分其勢左右而翼合于冷水源綿亘若干里其高若干丈其厚得之半民庶之負販童髦之緩急燕越之車蓋及吾境者俾無他慮千百年後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之人而損

宋范仲淹天竺日觀

大師塔記

師錢唐人也姓仲氏名善昇十歲出家十五通誦法華經十七落髮受具戒客京師

三十年與儒者遊好爲唐律詩且有佛學天禧中詔下僧錄簡長等注釋御製法音集師預選中書畢詔賜師名遂還故里公卿有詩送行師深于琴余嘗聽之愛其神端氣平安坐如石指不纖失微不少差遲速重輕一曲當故其音清而弗哀和而弗淫自不知其所以然精之至也予嘗聞諭德崔公之琴雅遠清淨當代無比如師則近之康定中入天竺山居日觀菴曰吾其止乎不下山者十餘年誦蓮經一萬過皇祐元年余至錢唐就山中見之康疆精明話言如舊一日遣使者持書謝余曰吾願足矣將去人世必藏于浮圖之中願公記焉又一日侍者來告曰師化矣其門人中霽等葬師于塔復以師之言求爲之銘銘曰山月亭亭兮師之心山泉泠泠兮師之琴真性存兮孰爲古今聊志之今天竺之岑曹勳塔記嘗謂天下之事利害相若惟能因利以除害則利斯得而害乃去錢唐昔號都會旣天子建翠鳳之旗爲駐蹕之地可謂據東南天設之險而浙江介於吳越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虎

駭而龍怒猛如山立歛如電轉掠堤突岸摧陷莫測甚至干捲民廬舍衝壞田畝爲臨安之患久矣雖智者造謀巧者述之莫能禦也故洵然獨起殊百川之進退昔人嘗以爲言又謂浙者折也以潮之出海屈折而倒流其地形蟠吳挾越夾羣山而東來折入旣深激而成鬪夫以天設之險爲東南之固可謂利矣而其奔濤巨浪民不奠居則害可勝言哉冥冥中果有神物典司其事錢氏有吳越時曾以萬弩射潮頭終不能却其勢後有僧智覺禪師延壽同僧統贊寧創建斯塔用以爲鎮相傳自爾潮習故道邊江石岸無衝墊之失緣堤居民無驚溺之虞聞者德之而武林郡民日由之而不以爲德迨宣和三禩塔與寺爲寇盜所蕪赤地無餘自是潮復爲患歲加一歲或疾浪澎湃舞蹈蛟躍鰓鱣以至巨浸怒沫頃刻間擣堤壞屋侵附江之陸數十百丈民雖實苦其害然迄無以措手紹興歲在壬申天子憂之思所以制其害者在廷之臣首以復興斯塔爲請詔賜可下有司計度意將官給金幣庀工治材而都下守臣擇可主持斯

時得僧智曇蔬食布衣戒行精潔道業堅固可任以幹緣乃縷陳博石土木方隅廣袤所以復塔之意曇口諾心然願以身任其勞仍不以絲毫出于官請得募民衆畢茲勝事都守卽日命住持是院曇自被命如大檀越和義郡王楊某率先衆力出俸資助又居士董仲永以家之器用衣物咸捨以供費元造僧寮庫司水陸堂藏殿安存新衆俾來者有歸依所求之地以致中朝蓮社聞風樂施雲臻霧集雖遠在他路亦荷擔而來自癸酉仲春鳩工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則七級就緒巍然揭立成數十尋跨陸俯川欄楯層繚面面門敞寶網鳴鐸光動山海撐空突兀已立于風烟之上外則規制壯麗氣象雄傑日以萬衆歡喜瞻仰得未曾有內則磴道以登環壁刊金剛經列于上下及塑五十三善知識備盡莊嚴至于佛菩薩衆各以次位置凡所以鎮靜山川護持法界調伏魔境者莫不闕而存焉塔興之初土石未及百簣而潮勢雖仍洶湧浪猶暴怒已不復向來之害編氓得袖手坐視畧無隱憂矣噫塔之利益果可以

除害如此之驗耶曇之願力緣法乃能興利如此之速耶以故衣冠緇黃耆舊艾士民德曇甚深而拱手贊嘆是塔也不特鎮伏潮不爲害夫航于海者寅夕昏晦星月沉象舟人未知攸濟則必向塔之方視塔中之燈以爲指南則海航無迷津之憂是致富商大舶尤所歸向而喜捨無難色此又塔之利也塔將圓滿寺衆以祀之始末求予文以記其實曇東人也體識深敏早受律儀持教臨壇已踰三紀信心之士往往聆芳咀妙割縛導迷作大方便護于郡生顧予知曇之戮力乃申利害之所出陳上聖之憂勞紀廷臣之建言道曇之率衆與夫工徒用度之數皆撫其實庶知不假聲勢成茲利益備諸難事而盡未來際千百載下僧俗當共謹護以爲此邦植福豈不美哉約用工百萬緡錢二十萬云嗚呼佛以像教開示羣生而迷妄不靈渾然莫知所謂塔之爲意蓋稽諸一體內外洞達于天人嚴持妙圓出乎物表堂堂此塔卽此佛也以是威神峙廣大之地四時有謝法體常然屹若佛身臨以願力足能制諸外道降伏天魔此釋

迦文所以禮多寶塔也惟是在人清修梵行與之齊
 肩此塔高廣攝受一切則與冥然日用而不知者固
 有間矣予故標此若形
宋林采天井記
 臨安今為天
 理兼宜則自應冰釋云
 井名舊矣土名亦謂天井巷竊意街中有井從古而
 然望寶月山黑龍潭不遠最承天雨異於諸井故以
 天井名之按臨安志大井自相國而下有六十井自
 吳山而下三十有一初無天井之名獨于黑龍潭有
 云寶月山一名天井山下有天井巷天晴則潭水碧
 色可愛遇有雨先一日變黑然此所謂黑龍潭也非
 天井也相傳皆謂極太守張公構之力經年物色莫
 知天井所嚮遂附會其說於黑龍之潭下然此說非
 特張公構為然太守周公淙常為序引則是乾道丁
 亥之為是志也已不知有是井矣嘗考其地自清河
 坊以西有街直南實天井坊也有井深廣湮沒既久
 人皆能言之但民居匝匝無所尋訪而志中所載獨
 此見遺遂不復問往往一方食用多是湖水間有穿
 成小井僅給一家思欲剖天井之藏以備萬家之汲

不翅如渴嘉泰二年六月六日鬱攸發於故張循王
 之第延燎巷中七百餘家太守丁公常任得此井於
 瓦礫之場視臺諫公廨若引蠅而近始見端倪即趨
 穿掘清泉迸溢凡數日乃得其極底深五十餘尺廣
 十餘尺井既復舊汲泉眦之其清可鑑飲之甘美可
 以滌煩當三伏盛暑可畏此泉乃能續久斷之脉行
 者居者觀此濬發冷然四達如醴泉之出於地不知
 其有暑氣抑見天府之大所謂天井者亘古常存迄
 今復見人有得建炎銅錢於井中者度其湮沒必在
 建炎之後雖得之於天者其廢興必亦有時也然則
 昔人以此井而名此坊亦欲後人有所考耳顧乃不
 得與六井並載於志復意料黑龍潭之為此井豈不
 悞哉今丁公命創亭以覆其上太守李公澄繼之促
 令幕僚趙汝鐸畢其役使一方萬家日汲於其下隨
 取隨足愈用愈不窮真再見之異無垠之利也昔帝
 堯之民鑿井而飲猶曰不知帝力何有於我今皇上
 駐蹕於此仁恩德澤汪濊如漏泉民皆堯民也井不
 待鑿天者自還歌咏帝力抑當如何茲又聖朝盛事

也敢不併書之是南宋曹勛淨慈創塑五百羅漢記
 年八月十一日臨安都會實據形勝東連巨浸揖溟渤之空濶西接
 天比孕山乳之宏秀面朝背負勢兼吳越覆壓于里
 利盡南服而湖山在其右一水練靜名岫環疊平碧
 十餘里旁岸皆僧坊寶社靜慈山報恩光孝禪寺實
 居其首在錢氏時為永明寺慈化定慧師道潛居之
 潛有行業一時推重嘗請于忠懿王求塔下金銅羅
 漢像會王曾夢十六大士從師而行密符請意因如
 其求歸於精舍是知多士一旦高臨于風烟之上者
 光景固肇於此矣是後智覺壽禪師相繼住持作宗
 鏡錄等數萬言為衲子指南至聖朝神宗皇帝以圓
 照禪師宗本大通禪師善本相繼法席英風義槩聲
 徹上都詔對殿中名動海內叢林之盛號為南山之
 冠建炎初寺遭回祿基址坦存緇謁蕭然遂為荆榛
 之地住山者第辦粥飯已為能事無復有一毫興建
 意紹興初翠華巡幸暫駐此邦士大夫往往感今懷
 昔訪尋曩所咸欲稍復舊觀日以為念會有薦湖州

佛智大師道容住持眾悅請之容既至創闢堂宇挂
 裕禪徒魚鼓聲聞一新爽塿又念昔金銅像夢應殊
 勝且無碍神通有不思議力乃勞心募化罔憚寒暑
 能者效勤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辨者勸施以至行商
 坐賈田間著姓破慳捨有振平故基創建五伯大士
 釋迦中尊金碧相鮮丹雘有度行列拱對環向序居
 蕭散契方廣之名莊嚴等石橋之勝棖題煥麗繞以
 重楹應拱之相覺顏間俱有喜色及寶花幡帳坐供
 器凡作佛事者靡不畢舉鳩工于癸酉之夏落成于
 戊寅之春訖歲五周始即厥緒四方觀者莫不贊嘆
 規制雄偉像與法稱大江而南得未曾有宜為行都
 道場之冠塑者一僧事竟即化原夫涅槃經義謂普
 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千盜攘去併剗其目商日夜
 號痛欲向無所人有告之曰靈鷲佛寺能救汝若與
 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捨至大林精舍佛為說
 法各證阿羅果蓋其因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
 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
 受苦因苦得報回向正道具大神通成就一切者時

勸化有承宣使王公繼先勸化一時心存諸佛凡善緣所在無不導眾心而稱首故茲勝事助緣最于他人自治木塑造裝禡修供莫不身親惟興隆之意豈昔因中于儼然未散處自有一種法性不然何歸依嚮道之切也佛智嘗謂予曰物之成毀率繫入念之善惡彼念之不善則寺之殿宇山立嶽峙蔽虧日月者可使灰飛烟滅掃地無餘至念之善者慷慨欲復則瓦礫之場化為蓮宇荒穢弗治倏而金碧不疾而速日就有成其于生滅成壞變現須臾于其中間雖亦何有然所以為不滅計者畢竟不在念外也若止于觀感而化自一鄉至一國被于天下後世其利益可勝言哉心法悉繫于念明矣佛智履踐端粹皆在正受攝相歸性信于諸方屢求文于予迺披寺廢興羅漢因果檀那資助佛智竭九揭總費千萬餘緡叙為梗槩俾覽者具詳眾事于予文拖識不

唐捐紹興二十九年己卯正月元日記

程秘三

賢堂記

炎圖再造駐蹕錢塘瞻言吳越之中宿號東南之盛矧今也鸞旗豹尾星拱天臨宮闕崔

鬼江山吞吐雲橫雉堞侵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蹈霧千族之所聚萬貨之所奔左酬右接昕夕不休比歲以來滋病不治粵惟令尹被命四年令修不煩風行如偃萬戶安眠于皎月羣姦側立于層冰微燭不驚寸枹息警靡廢不起靡敝不新至若蘓堤浸就頽圯築橋翼岸十軌並馳加以危亭參差對峙芙蓉楊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懼焉乃益學田乃立學館學徒肅雍上儕璧宮既而則又曰今化既施古訓未白于是又移祀三賢用昭策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邪厥初孤山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侑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為觀遷寺北山閣亦隨焉有守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于水仙水仙坐堂三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令尹曰噫吾責可辭規度逾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壠如屏眾木搖天前峯如幙晴嵐漲烟十里湖光一碧澄鮮乃請于朝朝命曰然于是諏日程材平幹授工千杵築堤萬斧治宮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有酒亭徙之

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宮水精如屋琉璃乃奉
 三賢祠而祝之嗚呼三賢相望禹稷顏回同道異用
 不同者時高風直節凜凜巍巍是舉也簿書期會云
 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雖然為政不難知所後先天
 之降才有能不能朝廷以為勞且久也擢之他鄉復
 領京邑非才之難而識之難僇工于壬午之臘竣役
 于癸未之春都人和豫四方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
 于我人暴風烈于昔賢非能行其所學而不汨于俗
 吏者能若是耶吾知三賢欣欣而相與于于而偕來
 挹山之清飲湖之綠千億其年統湖山風月之盟無
 疑也都人以尹之意而謁記于予既書其凡
 矣于是又為昔鹽樂章使都人歌而祀之
 龍井院

內齋記

錢塘有大法師曰辯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
 台法化吳越吳越人歸之如佛出世事之如

養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
 富者迫而逐之師欣然捨去不以為恨吳越之人涕
 泣而從之者如歸市天竺之眾分散四去事聞于朝
 明年俾復其舊師黽俛而還如不得已吳越之人爭

出其力以成就廢缺眾復大集無幾何師告其眾曰
 吾雖未嘗爭也不幸而立于爭地久居而不去使人
 以已是非彼非沙門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
 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將老于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
 竹自覆聲動吳越人復致其所有饒嶮埋圮築室而
 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巖石之間臺觀飛湧丹堊炳煥
 如天帝釋宮師自是謝事不復出入高郵秦觀太虛
 名其所居曰訥齋道潛師參寥屬予為記予聞之師
 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鳴如千石鐘來不失時如滄海
 潮故人以辯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閉門燕坐寂嘿終
 日葉落根榮如冬枯木風止浪靜如古澗水故人以
 訥名之雖然此非師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
 不長不短不垢不靜不辯不訥而又何以名之雖然
 樂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辯而貴其訥此眾人意也以
 其名齋也亦宜系之以詞曰以辯見
 我既非見我以訥見我亦幾於妄
 蔡襄新作雙門
 記 杭為大州提支郡數十而道通四方海外諸國物
 貨叢居行商往來俗用不一自錢氏專有吳越八

十年治兵蓄財有足稱者要之起廢弊變繇習斯亦難矣至和元年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自樞密副使來撫是邦六月署事曰此吾故鄉也敢易治之屢里之稅歲糜中產餘二十家爲之籍其地而出其資市賈謾欺取予不均爲之正量衡而一之富黠倚強蝕貪誅利爲之索其黨而逐之盜俠閉藏出沒無常爲之根株而去之俗尚浮屠歸施無節嚴以約束婦人女子潔廉其行寵以衣耳高年舊德或復諏訪數月之間所部遠近莫不踈動迎向公訓秋八月語其僚曰諸侯臺門以高爲貴蓋以尊天子所命而示等威也昔錢氏於山阜爲治所而雙門置懸木錮金鐵用爲敵備今方內統平吾爲守臣於以遵化而流澤每大號令從官屬陳兵校會州之士民卽門首張次班列而布宣之門圯而地狹又非禮制豈所以重方面之體乎吾將易而新之謀之轉運使資以羨錢又詢之於民良家大姓願以力助於是商其用而裁取之凡金埴竹木之材必可其直墜陶蓋梓之功必當其備十一月甲戌興作明年五月訖工十有五曰壬

申合樂燕飲以落之下邑旁郡攜扶老穉闐溢郭郭相與觀聽指是巍然者曰上之命令由是而出下之情僞由是而入一有不誠重爲門羞吾屬戒焉是年某出刺清源州人遮余而言曰我公之爲治固有聞于執事矣始者革弊屏惡人畏其明已而拊養鰥寡教勅子弟及其治成井市兒童不收落錢田豐海熟人得其職公作雙門我實與之公歸有時我思無窮願爲紀所作之始而刻之石庶幾傳之子孫益遠不忘州人過余再三稱頌蔡襄杭州清暑堂記京師東勤懇不書無以慰其志入吳越杭於吳爲一都會其地傾而屬海又多陂池以故善溼方春夏時梅雨蒸鬱礎甃皆汗披織衣覆大厦猶鼻息奄奄不得曠快非有高明之居易以禦之於是清暑之堂作焉清暑者負州解之左直海門之衝其風遠來灑然薄人日以決事佚而忘勞至者莫不悅之或曰昔者召伯將營召以居重愛民力暴處遠野廬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百姓思之作甘棠之詩以美其事今斯堂也度面勢揭崇宇前有江海

浩蕩無窮之勝潮濤早暮以時上下奔騰洶湧蔽映日月雷震鼓駭方輿動搖浮南大舶往來聚散乎其
 中朝霞夕景不續而彩翠旁走羣山濱山而湖崖濼
 瀾漫并包鉅澤岩岫萃律坂乎江漢之上蒼烟白雲
 少頃萬變茂林香草冬榮不彫此所以娛君之視聽
 也及夫夏日此室煩燠方且披軒闥據高涼放蕩于
 無何翱翔于至極蕭然而自適或賓從環次鳴管楔
 瑟醜酒均餌歌呼暝醉此所以懌君之心意也於民
 乎何有豈不與昔人廬乎遠野者異哉余謂之曰唯
 人之情不得其適則慌然余於是堂也愈吾疾亦於
 是休吾心焉體康志寧然後究民之不至而教之度
 民之所有而用之去其所不願就其所便安如得其
 本於為惠也亦大矣乘其間也燕賓友接和好是亦
 為政也且召伯之治或失其平雖木棲露寢民莫之
 思甘棠之政後世仰而慕之甘棠之
 芟不可常也遂以其說為清暑堂記

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
 皆刻石屋壁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迺李宗諤

始復置壁記由承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
 月次第之繼者咸得踵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紹
 興題名特自中興始而東都舊記則未有討論者暇
 日同寮相與言之未愜焉乃取洪氏翰苑羣書所編
 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編所來未及者復根據他書
 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百九十二人寫之翠珉刊
 寘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之缺恭惟天啟炎圖挺
 生真主當五季戰爭之後復見唐虞揖遜之風聖子
 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元勳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
 武禁林柱石當代乃於此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
 於金坡起人心于方來乎雖然士欣遇于一日論常
 定于百年考人才之盛衰等虛名于榮寵有如歐陽
 修所云者吾儕因

楊簡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為浙
 得以此自警焉 西撫屬淳熙十

一年八月朔既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
 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於寶
 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為更其居又使其惟意規摹
 之乃創書室于高爽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幽人

騷士來其上無不壯而快之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
 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袞袞如
 畫風帆飛鳥夕陽烟蕪朝暮晦明變態百出於是名
 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真識沉溺外景要不可謂
 真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樓觀輝明
 烟靄翠蒙模寫不可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
 逸真識沉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湖山反而即諸本
 真歛其放情落其外慕窮月窟之幽微探玄珠之杳
 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旁通百川會同歸宿于中又
 不則悠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為樂亦熙熙於是
 名之乎不惟遊逸真識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
 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其莫
 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
 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
 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疎微風
 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
 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迷雲飛
 鳥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川與其麓鱗比萬屋

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嘲曰既曰莫
 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某曰常淳熙乙

巳仲春記元貢師恭再來泉記杭州三天竺名天下而下
竺尤奇勝晉慧理法師所

謂靈鷲小朶峯飛來者即茲山也山之西崦有泉側
 出巖竇間下被草石纍纍如貫珠故名纍絡泉亭其
 旁曰香林久廢不治至正四年行之安法師來主寺
 乃復葺之且鑿方池接竹引泉以供食飲甘美殊絕
 用之滄茗味不在無錫惠山泉下後十年行之退居
 草堂泉亦隨涸又三年丞相康里公選于眾起季蘅
 若法師於越之雲門既至三日與其徒方舟登斯亭
 扣岩而祝曰泉得再來庶徵吾緣乎越五日方舟過
 焉泉果涌出因走告其師率諸僧往視之罔不驚駭
 贊嘆以為山川之靈而季蘅虔篤之報也明年冬予
 以休沐入山中有僧照菴邀坐亭上具白其故照菴
 苦行超卓知其言之不妄矣顧惟茲山近接人境非
 若窮岩邃谷幽絕險阻可以詫神變滋幻化也然自
 慧理一呼白猿躍出其後若三生之石靜覺之梅重

榮之檜靈異迭見而泉今再來亦何奇也哉或曰寺之興廢于泉盈縮驗之予曰不然聖王之世山不童澤不涸甘露醴泉莫不畢至茲泉將為國家休楨之符豈徒係一寺與廢而已哉遂書以記之貢師

泰重修西湖書院記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丑的公重修杭州西湖書院成來請

文曰西湖書院在杭州西湖之上故宋岳武穆王飛之第後更為太學至元丙子天兵臨城學廢禮殿獨存其地與憲治實皆為岳王第故來長風紀者莫不以作興為先務三十一年容齋徐公琰始即舊殿改建書院且遷鎖瀾橋三賢堂附祠焉三賢者唐刺史白居易宋處士林逋知杭州蘇軾也置山長一員主之遂易今名延祐三年周公德元徙尊經閣建彝訓堂創藏書庫至元元年鉄木奇公胡公祖廣重葺大成殿開志仁集義達道明德四齋扁三賢祠曰尙德別室以祠徐公曰尙功于是書院之盛遂為浙東西之冠越二十年城燹于兵書院亦廢明年三賢堂燬又明年尊經閣壞公朔望謁拜顧瞻嘆息曰兵革之

餘雖瘡痍未復教化其可一日廢乎于是出私廩白粳二百石謀作興之丞相康里公更益白金五十兩乃克哀堅萃良撤朽易腐始事于至正十八年冬十月迄功于十九年春正月郡監完者帖木兒等承命董役幸底于成今尊經閣巋然特起三賢祠棟宇輝映設以重門繚以周垣殿堂齋廡庖湔庫庾無不悉治此皆我公之力也不有紀述其何以勸顧惟公以經濟之畧叶和遠近雖當崎嶇戎馬之間不忘詩書禮樂之事可謂深知治本者矣由是而風移俗易使人皆知尊君親上之道而銷其垂爭

山房記

錢唐山水佳麗甲江左其地為勝國故都民物繁夥閭閻櫛比置園無所而吳山屹立闌

闡中兼城市山林之秀其佳麗又甲于錢塘士人郝思道即時築室焉崇石於庭灑泉及霤白雲時來皓月下浸玩而樂之仍效晉人枕石漱流之旨顏其藏修游息之居曰泉石山房繪而詩之介其友虎檢閱大舉請予文予謂吳山固甲於錢唐然而世多參耐

富貴汗血聲利者鮮克領其趣而顯其樂惟尙志讀書弗味世腴寂莫以為徒澹泊之與娛然後能有而樂之與人人殊予聞思道先世居莒之沂水幼侍先大父御史南行臺父正鄉掾江浙行省因僑于是而居焉以鐘鼎之冢膏梁之習顧能翛然于泉石之好茲固世之所尤罕矣予家武夷三山之曲縻祿京塵寢負歸約其愧思道何如

王洪遊西山記

吾鄉多佳也遂以大舉之請為記之

山水最勝者曰西山西山多名刹最勝者三天竺寺距郡城不半舍遠永樂巳丑夏余請告歸覲友人孫孟博金士傑謂予茲山之遊不易屢也乃相與策蹇從隸僕由北郭循湖堤折旋而西上寶石山登浮屠氏塔羣山屏列湖水鏡靜雲光倒垂萬象在下而漁人釣艇往往若鳧鷖出沒湮波浩渺間遠而益微僅見其影東望羅刹江若匹練新濯遙接海色茫然無際而我郡城正值湖江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樹木雲翳佳氣鬱鬱盡在眉睫之下行未甚遙便得殊景益健遠興又西行二三里拜岳鄂王廟周旋墓下

古木離立悵然者久之又西經行春橋逾集慶蘭若始至飛來峯下地志稱虎林山而浮屠異傳以為西域靈鷲小朶峯飛來者蓋西山第一佳處也其高不逾五六十丈巖石崔怪特異若犢駭若隼立若鳥喙若豹躍若蛇逝若碁置劍植衡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木幹筆直枝葉碧色不假土壤根出石外冬夏嘗鬱鬱然丹葩翠蕤蒙翳聯絡種種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洞若曲室玲瓏相通中外鑿僧佛像泉自石脉出滴石上作鏗然鳴隱隱出洞久而始散有寺在山趾曰靈隱有亭曰冷泉澗經其下始出沸激久乃徐流白礫布底坦然平坐跋石漱波毛骨爽徹又西不二里許至下天竺寺住持伯珪上人具禮邀欸遂同入上竺石路彙潔蒼松兩行若翠羽蓋列左右人行綠陰中清風徐來暑日不爍遂遇古春名宿泊龕上人茶語久之薄暮還宿伯珪所觴小朶軒脫帽坐石壁下林壑陰翳萬籟岑寂蒼然暮色自遠而至山風飄飄徐動林木響應溪谷間以幽鳥其韻逾遠令人蕭然有忘世之志明且由故徑東還顧瞻白雲

橫亘四山北峯浮圖止出其半日影照映茸茸如白
 綿可揭而取也吁余遊四海久矣嶽之秀者泰岱衡
 華水之巨者洞庭彭蠡而名刹高士僧勝未有若吾
 鄉俱美者吾徒樂而忘歸也先遊之一日大雨如澍
 孟博士傑與予俱不克遂余亦慨然賦詩有不妨三
 日雨一為淨山川之句及是天宇慨然朗霽山水增
 秀草木亦津然有喜色而迎者咸謂殆非偶然不可
 不記也故書之同遊者余弟淵執役者黃郎阿總也
 約而不至者張懋升秀才也是
 歲永樂七年閏四月一日也

夏時錢塘湖山勝概

凡稱山川之形勝自京師而下莫不以浙為首浙
 記以杭為首杭以錢塘為首然錢塘所以稱首勝者
 以內抱湖山奇偉秀麗之美兼有居民富庶知教之
 風為吳越一都會也分野在斗疆域則揚州形勝則
 自天目龍飛鳳舞歇落江湖鍾靈于人物古今不乏
 距江為險橫空列城城有門十鳳山候潮當其南永
 昌清泰慶春當其東艮山武林當其北錢塘湧金清
 波當其西由城而西出湧金門舊名豐豫行三十步

許至西湖環三十里宋號放生池萬頃一碧水天上
 下朱樓翠黛畫舫笙歌遨遊古今晴亦美雨亦奇非
 窮陬僻壤一丘一壑因人而顯者比湖之中有三塔
 塔之下有三潭淵淵沉沉而莫測其深澄澄湛湛而
 莫盡其狀魚龍變化鷗鷺浮沉景自天開風月無際
 有非廣寒水晶宮之喻可擬也又有孤山山出水中
 盤結偃伏最為奇絕故上有四照閣竹閣報恩院廣
 化寺延祥觀太乙宮帝師殿皆迭興而迭廢今惟白
 樂天金沙井蘓子瞻六一泉并林和靖墓千古猶在
 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之句至今傳焉今郡
 守胡侯復建三賢祠以祀樂天君復子瞻知所重矣
 祠之東有斷橋北有西泠橋皆跨湖而建橋通裏外
 湖漁樵耕牧謳歌之聲不絕晝夜濱湖東南有學士
 港花港柳浪等景相接水雲沿湖之勝則自豐樂始
 在湧金門西宋楊靖建趙安撫增高外瞰湖山上攀
 星斗官設酒沽極一時之勝後為撓政者罷之樓之
 北有環碧園宋之外園地連柳州今併為僧寺又北
 有玉蓮堂舊名一清以種白蓮賜扁玉蓮云樓之南

有靈芝寺錢氏故苑宋建依光堂于此飯僧今堂廢
 寺存又南有聚景園值清波門外宋阜陵致養北宮
 于此今已蕪圯門內則連吳山十廟鱗次萬井星羅
 藩臬衛府黌宮學舍文物儒冠茲不暇以悉舉也門
 外則接萬松嶺西過長橋車馬絡繹橋之北有內司
 之翠芳侂胃之勝景甘內侍之湖曲三園比儷今皆
 為墟橋之南即方家峪峪有劉陳二妃墳墳皆建寺
 見存寺之南則有慈雲嶺由嶺西轉則南屏山松篁
 交翠形如象捲狀若屏開後周建淨慈寺今名興教
 居五山之列上有宗鏡堂下有千佛閣羅漢堂居左
 鐘樓居右為十景之一案山之外有雷峯錢氏妃建
 寺造塔久為劫灰西有藕花莊高僧聯楚芳塔院創
 焉自淨寺而西至法音寺路岐而二一接蕪公所築
 之堤堤亘十里以防澗水行者便之上有六橋下各
 通步一曰映波二曰鎖瀾三曰望山四曰壓堤五曰
 東浦六曰跨虹橋覆以亭隄間桃柳芳草鋪茵芰荷
 簇錦景入品題尤多其間又建先賢祠昔享鄉賢三
 十四人又徙湖山堂創雪山講堂水仙廟及西湖崇

真二道院布滿芳堤而無隙地則其當時民物之阜
 風俗之美政教之行概可想見使惠卿有知則含羞
 于地下矣一自法因沿山而行至南高峯峯自五雲
 山際天分劈疊嶂層巒狀若奔走飛舞湖中望之超
 然秀麗獨出羣峯浮屠七級上簪霄漢崖有捨身臺
 鉢孟澤巔有五顯廟龍王祠致禱必應其麓四出一
 由前洋嶺過大慈山至虎跑真珠二泉南出龍山進
 龍橋抵六和塔當江而止一過慈雲嶺登雲臺出包
 家鳳皇秦望三山多有吳越南宋故迹過者莫不嘉
 錢氏之克忠而恨秦賈之誤國也今建風雲雷雨山
 川壇為國祀典并報國勝果天龍龍華諸寺遶焉一
 落石塢烟霞二嶺嶺有揚梅塢石佛菴水樂洞泉如
 樂聲故名下有玉岑山山對高麗寺界六通法相二
 寺出東嶽行祠越栗園梅園縈紆二三里景致無窮
 皆山川毓秀于物也一落西湖過大小二麥嶺大麥
 之上有所顯靈廟西下飲馬橋南至風篁嶺上有龍
 井幅圓盈丈深不可測有龍居之禱必與雲作雨昔

有方士葛洪煉丹其上今創龍井寺于山之陽西接演福寺寺有辯才塔蘓子由爲銘風水叢聚溪流而東入湖路轉而北過胭脂嶺至大普寺北出九里松東過行春橋接小新堤天澤土穀廟路通曲院又由普福西過集慶寺月桂峯下有關妃墳迤西入佛國山張卽之書扁筆妙入神自下竺過中竺至上竺而止上竺則觀音爲靈下竺則古蹟爲勝三竺之間雲影天光泉聲松籟峯寂鳥空香凝鐘靜耳目心神之會覺其迷極其樂者豈不超三界外乎歸路左轉由合澗橋過龍泓洞有飛來峯又名靈鷲山與三天竺一脉聯屬至此而盡故上有巉崖下多空谷謂之飛來者妄也相對有靈隱寺規模弘遠爲五山第二兩山之間有冷泉亭泉可濯亭可憩樹林陰翳九夏而暑無侵樂天云有虛白見山觀風望仙四亭今皆無所考西有呼猿洞猿去而洞湮靈隱之後則北高峯秀出諸山支分上竺盤折七十二灣麓衍二十餘里旁礪起伏至武林山而歇其靈鍾于五顯神通外境皈向者甚遠山之腰有半山廟西有韜光菴菴極幽

靜可以藏修唐有僧居之亦不成果而去山之麓有上下永福寺相鄰天聖薦福寺相對又西過永定菴靈隱高僧塔院至石人嶺嶺西溪復轉北山路過白樂橋沿澗而東經神霄雷院北過桃源路通法華山嶺之南有青芝佛牙二塢秦亭靈峯玉泉三寺玉泉之水溢出溉田膏澗數里大旱不竭爲一方之民利由玉泉路轉東山至棲霞嶺上有紫雲洞嶺之北有黃龍潭嶺之南有宋中興名將岳鄂武穆王精忠廟宰木蒼蒼春秋祀享千載不磨廟之東新創鳳林寺舊有永壽寺毛妃墳在焉葛嶺之間有四聖觀東有瑪瑙寶雲智果三寺寶雲中有葛洪初陽臺智果中有道潛參寥泉葛嶺之首有保俶塔寺名崇壽樓閣憑空軒窓來月金碧相輝於湖上勝有葛翁坡翁事蹟爲此山之偉觀也後有巾子峯如巾又有石瓶山如瓶塔之下有水月園南有大佛頭相傳以爲秦王纜船石今僧家改爲佛像面臨湖際寺名大佛此亦古蹟之一路有過街塔今廢東有德生堂碑存此卽宋時放生處也西有總宜堂張侍御園扁皆御書亦

當時所重東下石函橋跨街為梁上函湖水下溉民
 田樂天所建千載利焉北過馬塍土宜花卉地連府
 社府稷郡厲二壇金祝靈衛忠臣之廟實祀典所係
 石函之東有昭慶寺則戒壇所宗寺之左右皆古玉
 壺園先得樓柳林雲洞之址此錢唐門之風景湖山
 至此而一週勝覽則無窮也昔人撮奇摘要為十景
 命曰平湖秋月蘓隄春曉斷橋殘雪雷峯夕照南屏
 晚鐘麴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
 插雲要而未盡其唐宋諸賢雖有題咏今多散逸所
 謂地搜勝概物無遜形者未免有遺珠之嘆昔吳淵
 穎寓南海尚作山川記况予生茲而長茲今幸以稀
 齡蒙恩歸全于此安得無一言以鳴風土之勝哉尚
 望博覽君子是正焉天順七年菊月廣西 龐承寵重
 左布政致仕七十三翁郡人夏時以正記

復天池寺記

天池古名剎也伏虎禪師時與真濟雲
 棲始創鼎立自乾德至今歲月屢遷風

雨蝕損雖有余知閣捨宅衛將軍之修募隨興隨廢
 勝地久湮五雲脉幾付之寒烟衰草間矣至我明隆

慶五年蓮池師行脚南還愛此地岑寂結草趺坐虎
 患息甘霖沛土人心感靈異相與荷鋤負木尋雲棲
 故址而新焉一時緇白視雲棲如化城求息繭足而
 至者徧宇內而天池不越一二里猶有志未逮也蓮
 師示寂山將易主徙為丘塋諸紳義協體師遺志共
 捐三百金贖山還寺構椽禮像金碧互輝復成三剎
 憶自伏虎開山沉銷三百餘年而靈山如故重觀莊
 嚴嗟哉興廢雖有緣劫成敗亦由人事伏虎興而荒
 山闢蓮師起而雲棲新諸紳義而天池復豈偶然哉
 茲山之復也有異焉山入名家幾欲開口惟古伽藍
 神百計移之不動豈伽藍神戀此一塊土蓋三寶遺
 址天龍呵護空中法王費幾許護持以待今日因固
 前定神有先見也當茲梵音初播五雲復集天人合
 慶戒律嚴重馬鳴可以幽讚龍樹藉以求虛不可招
 澄什于山西邀林遠于江左稱一時之盛歟故盛者
 衰之兆履霜之慮諸紳又為此山計久遠而共請予
 為之防予弱冠喜靜理叩玄談寂時與名衲揮塵此
 心常在毘邪摩竭之鄉向曾皈依蓮師拈指開悟於

心不忘今欲遵師教為宗門立法敢謝不敏于是為
 天池守院約司院二僧撥自雲棲主啓閣專香火朝
 規夜課悉秉夙條山粮花息盡屬雲棲香積苾芻祇
 受成焉臘盡交代無久住無專主二院如一家然其
 有任情廢戒倚勢作奸妄思變更者有三尺法以佐
 韋馱鉞擊約嚴矣規立矣予更有說焉成如累山毀
 如燎毛非堅那伽定力終始貞之何以燈燈相續若
 剎那無主千劫難銷山崩水涸乾坤亦壞矧此尺椽
 寸瓦哉願二院首座各堅心力貞功九牛躋法界于
 無終無始中不為塵劫侵毀斯伏虎猶生蓮師如在
 諸紳義協俱與不朽若
 勒言銘石猶其後矣

吳鼎重建忠節祠記

初弘治十載巡

嵯部使者舒城姚公建忠節坊于杭以表故行人伍
 公唐僕射褚公宋岳武穆王我明于肅愍公語具上
 蔡李相國記中坊左為記石亭亭外墻垣縣官地也
 比歲垣圯亭毀地沒匿鞠為茂圃僅存記石漫漶而
 風聲微矣岳氏于氏及郡縣諸生以白按史吉水周
 公事下杜倅炳徵諸往牒暨故老良然已反正其地

周公曰國家以忠義勸士而士節不立其諸宣揚道
 化者之責乎余實忝竊其官滅賢大夫之烈不述墮
 先正所建余甚懼焉乃營作忠節祠于故侵地會令
 毀淫祠則撤其材為堂像設四公于中前重門東序
 後寢各四楹中門左右各為亭一以覆李公記石暨
 今記石他庖湔周垣率如儀經始嘉靖十有六年冬
 十月越明年夏且落成周公去代者應山傅公飭有
 司事事歲以仲秋之望合享忠節祠而擇元妙觀道
 士侍祠焉又明年滇南高公來按嵯政歎是義激揚
 甚大而未有祀述告郡太守陳侯曰侵地復歸賴前
 記足徵也已今祠而無記後將何攷焉矧余履姚公
 之位余何敢讓郡守亟圖之相與問于鼎或曰何祠
 乎忠節曰祠人臣以忠而被禍者也然則何賢乎伍
 公伍公可謂竭忠所事矣何賢乎褚公褚公可謂正
 言不諱者矣何賢乎岳公岳公可謂主辱臣死之矣
 何賢乎于公于公可謂安社稷為悅矣舍四公無死
 忠者乎曰有有則何祠乎四公或生于斯或没于斯
 者也然四祠載在令甲復祠不近黷乎曰秩祀古今

同德合義益廣風勸春秋與賢者不一而足意也惡乎黷惡乎黷不然浮屠黃老何益于人紀而精舍莊嚴幾千百所矣不深省彼而顧厭此謬矣矧曰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哉是所謂崇國典修舊章紹聞前人之懿非比于造端也而或疑未經建白于朝亦過矣爰為辭四章俾歌以祀四公其辭曰騁余望兮海東靈何為兮水中靈之來兮潮生化鳴口兮長虹駕素馬兮朱旗撫長劍兮懔懔臺有糜兮墓有櫝嗟太息兮焉終展吳歌兮越吟竟不歸兮焉如狐死必首丘兮胡不反塋于故都靈修化兮媒勞綠衣繁兮愁予奠桂漿兮椒糝招魂歸來南方不可居鼓鼙兮饒歌君不樂兮奈何有酒兮如澠君不飲兮獨醒鐵甲如雲兮蔽日而來下蚩尤為旗兮元馬攝天矢兮執天槍落旄頭兮殪天狼歲既宴兮壯士驚杳冥冥兮懷北征吉日兮出狩獻公公椒酒陳鏤簋兮緹朱絃奏黃鐘兮破瓦缶死從彭咸之居兮生與仲父為友狄何兮四裔吾何為

吳太冲重修運河記

省城

由上河至海寧其往來接跡猶是一邑爾其未至海寧則有長安壩遂達運河于是商販之貨輕而跳者反捷足取便必經是焉近遠無不屈也尋丈之水舟行如織而最稱便者多以夜馳嘈嘈之客卷囊仰臥從歸夢中渡百里雖風雨不能間余每經其間但見其逸不見其難也輒解衣熟寐去年為母覓地屢至臯亭則驚其岸畔崎仄輿夫不能平步俯視惴惴焉遠覩負緯者翹足立于側縮背乃得過問之旁人乃知風雨之夜緯夫多有折脛碎脇者自後經此河舟中雖晴夜不能成寐矣有屠翁者毅然以平治此路為任矍鑠哉是翁何其健于為善乃爾人苟從事于善凡終日所聞所見有不便于人者雖小必務去之况能去其大不便者乎雖微必務致之况能致其最便者乎且屠翁勸諸君之公義以成共由之公路屠翁不自以為德而歸之諸君并諸君不欲私其德而歸之平坦之周道是共為古人之事也富者省一席之費貧者捐力作之資功非填海利同布金其與施之空虛以冀福澤者不同也士大夫相聚而言利害

鑿鑿可見施行苟循其實意同築舍雖有深心之君子無所用其憂曲突徙薪果非上客耶悲乎悲乎真不如屠翁之事可

國朝吳農祥四版關橋記

杭城清泰

門郭外不一二里有四版關江水入城河大道也關有橋近圯僧聖基慨然思修復已疊石成柱獨無巨石為函蓋艱于費且止里賢王君聖如謂僧若試營我為若成斯事約曰某日余來則斯橋且成矣至日聖基具版幹載繩索戒工徒督匠石而王君已採巨石至觀者色喜工者邪許輦至而所輦巨石千鈞失勢墮江水中江水迅疾石下隨流而沒聖基歎息曰茲事幸有善人得終始吾願今石一去永無望矣號于江曰江神有靈尙輔相予七日夜則石湧起所沒處若有物憑之者試以孱夫數十人汨而戴之則輕如一葉隨手上岸于是眾雜然謹曰江果有神橋屹然為通津要塗吾友錢君裔尙為余述此事曰是不可以無記也余按古人經國其山川原隰城郭橋梁皆因寒暑高下因時建置事載周禮今杭本名郡亦

稱闕下而城中水利茫然無所攷夏潦一至民寢處窟穴而通江通湖兩水道且微細不究治九衢三市昔名通塗要津者漸梗塞失今不為杭且不治况橋梁耶今聖基以一瓢一衲之身毅然擔荷而王君無守土之責即出金錢以助之此其事可嘉也或曰江信有神始非佛力擁護不至此不然豈以千鈞之重呼吸倡導仍居故處若挈瓶缶或曰江如有神藉非由善人孰能兩臂撼波濤耶天祐善人難成之事且黠相之橋梁雖微設如鈎山梯海鬼斧神斤所難連絡者得仁人則不難嗟乎使天下事盡如兩人其願力所至即靡不可為况有其任者耶由是試求吾郡水利所至疏通而溉灌之斥鹵去而肥澆以成以上繼蘓氏李氏治郡之績吾猶有望焉爾人之一身胸背憤滿四支膠展必由心氣失調百脉睽隔其於水利也亦然談之似緩而實急前賢載之矣僧名聖某里人專以修治道路為願其在杭斜徑曲巷彞險為平開僻為通者不止一事王君名益時字聖如故給事王公益鵬之次弟主然諾重許可視囊中金濟物

果力可為雖千金不惜若涕唾茲亦一事也陳君和程時觀亦助為之橋創于康熙辛酉年十一月成于壬戌六月里人吳任臣蜥蜴碑記吳山真聖觀有蜥吳農祥為之記吳任臣蜥蜴碑記吳山真聖觀有蜥淮南兩浙觀察使其下字已毀滅不可識又云宜淮依又署云梁開平二年八月廿一日按真聖觀始創于唐乾符間後改紫極宮吳越改為兩浙老君廟其云淮南兩浙觀察使者蓋武肅王于梁時為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鹽鐵制置發運等使今止舉觀察云云知上下尚有闕文也獨是攷尊勝幢及史觀業屠將軍墓志銘武肅開平二年已改元天寶今仍稱開平與越州城隍廟碑畧同豈是年改元在八月之後抑吳越于中原正朔或遵或違而彼此遂不合邪存此可以質史書之疑

吳山青衣洞泉記
重陽菴有青衣洞泉舊志皆為唐文宗開成時蜀道士韓道古結茅山上遇青衣童子入洞因名考洞在宋時本壽寧觀地平原王韓侂胄于此鑿山為園作流觴

曲水引泉于閱古堂前遂名泉曰閱古嘉泰三年陸遊作閱古泉記中云閱古泉在溜王亭之西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云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其泓止明靜可鑒毛髮絕不一語道青衣童子事則青衣之名非昉于唐開成年斷矣又石壁有開成五年道士諸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而癸辛雜志則言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錢唐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及道士韓道古者即仁寶以為韓閱古所譌理或然也至重陽福地四字羽士云宋穆陵于重九日登臨此地親昇門額至今猶存酒甕一速香一皆理宗所遺物也而櫺星門又出于特賜者七修類藁謂元大德間始有重陽名亦非也康熙辛亥九日登吳山林璐若谷山房記錢唐吳處士箬雪索筆記其事

林璐若谷山房記
修身立行以積善

聞鄉里令子允文允嘉為母祝釐祠斗甚虔處上曰斗者天之貴神也天垂象而褻於私室可乎命二子闢地城北隅創若谷山房祠焉垂父母歿而以時禮祀敬共匪懈其友林子曰孝子之不忘其親如是夫

昔者孔子著孝經成稽首而朝北辰告備于天夫孔子之著是經也所以教天下之孝也世之人子為親請命恒有顛北辰而禱祠者後世道家饗以鐘鼓益以符籙始創為祠斗之說而縉紳先生頗信之謹按天官書斗第一天樞第二天璇第三天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瑶光北斗七星星相間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間八千里也道家曰九皇義或本此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別為南斗道家曰六司義或本此然而母論也斗為帝車運乎中央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記皆繫乎斗天之喉舌無所不該而誠至則能格天先朝徐有貞奉斗甚虔懼詔獄感風雹之異錦衣堂上隱隱若豕七蹲卒滅死戍金齒夫以有貞誣陷忠良奪門迎駕曹吉祥之讒似乎好還而神鑒其誠粹然叶應而况于仁人孝子乎孝庸行也極其至而天明地察聖人筆之於經昔漢蘭公精修孝道致斗中真人下降自稱孝悌王授以丹訣既已貴為神人官闕猶稱孝悌由

儒者言之其事至奇而不可訓乃其理實至常而不可誣然則吳子之告虔于斗也猶之乎孝吾親也小人有母身危疾篤亦嘗叩頭朝斗請延母算寒暑僅三載其後考終則亦已焉吳子永矢弗怠化及鄉里改過遷善利物濟人皆由此而推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吳子有焉敬為記之使勒諸石以示來者若谷山房在北郭調露二圖後有寄老巷

叙

明傳巖雲居寺志叙

凡都會必以形勝財貨之所聚人

饒而傾恢詭匪細也武林甲寰宇郡兼山川之美波迴麓抱更僕數之未殫顧率郭外名藍或以爽塏或為幽奇至若憑高而江湖生于履底則維城中之山道院十九類顯拔千尋縱眸即見再折而西藏鈴鐸于蒨葱澄而下磴而升高楓負湖鳳皇諸山出于列

雉惟雲居寺為然寺緣僧道曠卓錫開山名新志舊
 大德間起英流競賞獨志缺焉亦子瞻孟頫之遺憾
 也夫蘭若或牛吼不及或離聚落五里茲寺隱轂肩
 之中宵如絕壑嶺足即市闐廨舍萬猾嘈囂都若隔
 世唯鳥語蟲鳴而已然則有三竺之谿山四合而無
 車騎列肆之艷禱有靈隱韜光之竹木森蔚而無燐
 明虎嘯之蒼涼有昭慶之人烟奏聚淨慈之獨踞連
 岡而無嚴闈夜閉當塗畫呵之驚虞誠攀躋之所必
 至而眺覽之所首推者也宜中峯師薰修于斯梅咏
 芒屨猶存人世厥後寺幾為勢力有賴精齋庭讖以
 死獲全暢宗風而持覺苑不可泯滅粘花漬羽其揆
 一也寺有二徑一從鐵冶嶺一從清平山奇石妙樹
 天巧布錯違歌鐘于頃刻無畏糧十里塵念不禱于
 此中者代固不乏人即偶至者亦自能識取也聞之
 長者云雲居之松不獨松樂亭為最隨地挺地飛雨
 間不容髮亭傍為官長張筵騶從伍伯所戕餘更有
 不堪述者其他可令久而
 或湮哉則茲志信當作矣
 國朝吳農祥范中丞承

謨考言錄叙

巡撫范公撫浙且四年天子嘉公忠勤
 用為閩督先是公撫浙屢疏以病辭兩

浙士民惶駭奔走焚頂四籲以尼公公不聽乃千百
 為勤走京師大呼銀臺陳公治狀乞活我百姓黃童
 白叟慷慨泣下述公明德天子嘉其意不從公請未
 幾而念閩浙皆東南重鎮急浙不如急閩且治閩即
 治浙也以公為閩督公欲朝廷知閩浙疾苦上疏欲
 面陳優詔許之公將行兩浙士民仍惶駭奔走焚頂
 四籲以尼公公既知事不可以意為公行有期皆遮道
 追呼送公各以卮酒進曰公活我婦子願公飲此觴
 公不忍逆其意人人為引滿明日鈴柝未警而公前
 旌潛行於是士民駢闐傾壓相與追送自武林北郭
 抵平望數百里燈火相望桑柘楊柳隱隱皆士民流
 涕牽衣處蓋數百年所僅見也公去而述公條牒符
 檄以及所繕疏凡若干卷將梓之以傳某讀之而嘆
 曰昔有宋以仁厚開國培養士氣公輔柱石皆光明
 博大之材而最為忠誠者則稱范文正公父子史稱
 文正感激論天下事至奮不顧身一時士矯厲尚風

節皆仲淹倡之而忠宣則曰以博大開上意以忠篤革士風二公之治跡皆以此為源本我國家神聖在宥撫有四方而與惟幄銘鍾鼎稱豐鎬南陽之耆舊者時則有相國 公公繼相國猶忠宣嗣文正也兩浙為東南都會賦稅半天下撫浙不易而撫近日之浙尤不易俗敝民偷烽鐫四起急而治之亂絲難理撫浙之不易也吳越一星實分牛斗甘衣美食咸忘畎畝水旱頻仍十居其九此撫今日之浙之不易也公撫浙時適當水旱之會水旱既已適有虫災浙民至不謀旦夕千金之子抱妻子於市博一食而下自苕溪禾水上溯四明五洩饑民宵行如飛蝗着樹間精強者忍死須臾蠢蠢欲動而跋蹙委頓之徒隨道路填溝壑聲嘶俱斷三年之間千里禾稼一望皆荆棘公勅有司所在設粥糜備行糧以安集問病癘全穉弱惜疲癯檢朝暮民漸寧矣即上疏言其狀以一身為萬姓請命出國帑減常賦寬期會蠲織細天子知公忠朝疏上夕即下如公請公之救災也叩呼所至即身履阡陌民視棘門如堂適庭無阻格之患

短衣羸馬僂從一二秋日炎蒸卑行谿谷足跡無不到吏胥中飽豪右侵漁均不敢以欺公以吳之飢知所仰食楚楚聞吳飢米船不肯入三江以與吳市公告糴於楚縮楚之價以羸吳之糧高檣大燾舳艫相次銜尾而進各數十萬鍾米不踴貴吳民以生昔文正以歲大蝗江淮京東尤甚請問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仁宗惻然命從之忠宣以久旱不雨籍境內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為糴之眾賈從之所蓄十數萬斛秦中飢擅發常平米賑貸僚屬請奏而後行忠宣曰報至無及矣吾當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即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無所負公之於文正忠宣始兼而行之者也兩浙之積敝首在田賦公單行民間俱悉其根株窟穴吳越自勝國時三百年地棄為甌脫尚掛賦役者如温如台如嘉興之石門如寧波之奉化歲月既久積為坍塌折賠補核之或舊戰場或陷為陵谷以尺寸久隸司農版圖無容寬假知

其事者狐疑相伏莫敢發公曰天子豈忍使赤子流離耶當別白為上言之具奏一日豁免民譴呼賀更生浙西嘉湖南糧名白粲供天府者沿勝國舊例耗贈之數十加八九公立除之具為令止以二三遂永為例浙西之俗多以糧長現年破家官吏因緣為堅牢不可破公一切禁革之併湔洗其名項急公者咸至而下不苦追呼公之撫浙具見于此書美不勝載此則其大者也夫國家時當隆盛必有魁碩雄奇之大臣以夾日月而弘雨露如五星之正色寒芒如北斗之斟酌元氣試之以艱難驗之以盤錯浙之水旱其恒見者也庚戌辛亥之間言大無告存至此不恒見者也若公者可無愧乎股肱腹心之寄矣哉余嘗論宋事希文於仁宗堯夫于英宗神宗皆不可謂不遇矣人主寬厚敬仰大臣君子林立相與倡和希文開天章閣條對十事行其九然一忤呂夷簡朋黨論作浮沉銀夏而議者至有更張無漸規摹濶大之譏堯夫少年積誠冥悟最見隆遇然前為王安石所排後為章惇所去終未得行其志蓋宋之世寬則近迂

仁則近弱參立于是非同異之間不能竟用君子亦不能決去小人不能即罪小人亦不能深信君子希文父子皆終始于涇原環慶之間亦可謂三嘆也今天子知公忠誠許公入覲深謀密語太息慰勞比之天聖皇祐之朝熙寧元豐之會相去遠矣三台之星帝座之側為四方求治亂之原為萬年開庠定之畧使後人書之以為相國中丞之勲格于天壤與公先世希文堯天相映帶余浙人也愛戴于公者深知公之念浙也切則太常之紀寧止撫浙有成績也哉

銘

宋張九成喻彌陀塔銘

錢唐喻氏子生不茹葷少好畫學吳道子臻其能後專盡阿彌

陀佛無為子楊次公喜之呼為喻彌陀世因以稱焉年三十五歲棄家學佛名思淨初禮開化定公為師次依靈芝照公祝髮二公皆有戒行而師所志甚遠不自以為為足也即北城之外僦舍飯僧期以百萬日

持鉢乞食不避寒暑心念精一人天歸焉不二十年
 遂及三百萬於是廣其所居為佛殿為僧堂為藏經
 為毗盧大閣百鏡四垂互相攝入粧嚴雄飾儼若天
 宮庖湍井廁莫不備具郡移妙行院額以旌其勤屬
 方臘陳通之亂煨燼之餘妙行歸然獨存蓋雖賊不
 敢犯也至金虜入寇始焚之臘之來也師徑造賊壘
 願以一身代一城命誠心感動賊悚然為之少戢每
 賊退師輒收聚遺骸大作佛事香花熏石冢而藏之
 其志堅確表裏如一積久純熟不見間斷至于隨機
 響答自然殊勝有部使者問師能畫彌陀何不參問
 師即答曰平生只解畫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幸有
 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于戈師為兒時游西湖多
 寶山輒作念曰異時當鑄此為佛其後遂為彌勒之
 像欲及百尺使水陸往來得以瞻仰門下侍郎薛公
 問彌勒見在天宮為諸天說法公於此鑄頑石將奚
 以為師曰咄哉頑石頭全馮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
 待下生求其他發揚應接往往如是嘗以般若心經
 句為一頌其所自得蓋不可以常法論也紹興七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跌坐而逝年七十其徒葬于院之
 法堂之右前此僧有夢宰堵墜于地者有夢白龍升
 天者有夢衆神禮辭者噫此豈常人也哉度弟子二
 百八十一人師嘗以院宇未復為念既而弟子行超
 以判府丞相呂公之命甲乙相繼主院事行瑄建大
 藏水陸堂行速建僧堂二十間行全建法堂方交魏
 峩蔽虧觀者動心其盛矣哉余錢唐人也知師為詳
 竊嘗悲學佛者比比而務實者何其寡也學律者以
 變古為長學教者以好勝為裕學禪者以破戒為通
 其失佛意甚矣而師惟實是務不事虛飾搏空手齋
 三百萬僧架空地為大刹宇鑿空山為佛誓以有成
 不自有其善不自矜其能故人無不信者茲可尚也
 已行全來請銘銘曰大道不明誰辨西東卑者眩俗
 高者譚空課其實効擊影捕風偉哉法師惟實是務
 飯無量僧建大刹宇捐軀贖命指石為佛厥志未已
 厥身已歿誓千百生終底其成粵有法子克肖其父
 殿堂樓閣庖湍廊廡後先出沒唐皮光業錢王祠銘
 為一佛土咨爾子孫勿墜其緒

崧高嶙峋是生哲人天上獅子出澤麒麟衣冠表裏
 文武經綸廣運將新大盜斯起紫蓋蒙塵黃金多壘
 既敷憲章又裂文軌武肅英王提劍東方龍行雲雨
 虎變文章洗滌星紀整頓天常告功彤庭圖形麟閣
 三道犀幢八朝鳳幄丹券家門錦衣城郭六瑞琢章
 三品鑄符尚父四履尚書萬樞魏我萬壽曦赫霸圖
 我王奉天為時而出國士無雙鳳華第一削樹平戎
 夢禾投秩功既挺世德又動天襲封二冊嗣位三年
 忠無瑕類孝絕雕鐫未禡墨線乃建清廟卧龍之東
 會稽之要風界迴廊粉明周繚廣殿露開重門嶽峭
 瑞玉禮器香擅聖兆域之祀主我之神宗燃蕭燔碎
 寘幣輪琮於穆祠宮煥焉陰府五齊恒馨六佾常舞
 飭薦房烝歌隨路鼓
 令子懿孫光今顯古

疏

明祝淵請留憲臣疏

浙江杭州府錢唐縣會試舉人臣
 祝淵謹奏為憲臣情有可矜聖主

德無不覆懇恩終始曲宥巨圖治安事竊聞主聖則
 臣直是切直之言臣下所願效而難遇其主人主所
 樂聞而不易得之下邇者皇上隆下濟之禮降求言
 之詔虛懷若渴此有志之士聞風興起謂千載一遇
 也憲臣劉宗周者懇直固其性成忠孝本于天授感
 皇上不殺之恩值時事多艱之日聞其受命以來蔬
 食不飽中夜而嘆矢念萌心無非圖報如嚴絕苞苴
 綏輯人心效已見其一二計典在卽中外喁喁想望
 盛治頃蒙召對恩賜斥罷在宗周迂褊忤觸斷所難
 宥而皇上雨露風霆無非至教臣不為宗周惜而所
 深慮者惟是逆賊披猖皆由民生日感民生日感皆
 繇守令貪邪守令貪邪皆繇計弊溷置今天下墨吏
 滿海內矣司風紀之責者求清剛之操學術之端孰
 有如宗周者乎達練之職衡鑑之公孰有如宗周者
 乎宗周以懇直而斥繼之者必懲之而為澳忍宗周
 以迂執而斥繼之者必懲之而為便捷夫澳忍便捷
 之徒安所不至飽賄營私貞淫倒置膚照何辭而遍
 民困何由而甦逆賊何繇而靖也哉抑臣更有說焉

夫平日有犯顏敢諫之忠臨難始有仗節赴義之忱
 士氣卑靡至今極矣逆賊在逞以來或棄城遁走或
 開門揖賊慷慨殉難不數數也原其隱皆戀爵祿怖
 生死脂韋蓄縮之一念為之爾若宗周不惜軀命忤
 觸雷霆之威此其孤忠激烈真可仰對天地上告祖
 宗然則宗周言即不當陛下亦宜優容之曰比怒蛙
 之式也陛下上念社稷下為民生誠不難曰天縱之
 神聖受紘于匹夫撤回成命賜復原職俾計典有成
 肅清吏治臣即受妄言之誅臣亦幸甚惟陛下鑒察
 臣不勝席藁待罪激切惶悚之至崇禎十五年十二
 月初八日具奏十六年 月 日奉旨祝淵任意任
 肆必有主使之入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究問具奏
 該部 知道 陸繁弔募修靈芝寺疏 靈芝寺者乃西浙之名
 平之歲重修元統之年椒房桂殿翻作禪宮太液昆
 明俄成寶筏於是青箱丹策節菴修三藏之書瓊簡
 金繩純一較五雲之典建章宮裏坐是蓮花華林苑
 中塵成白玉片蘆北渡半偈以解萬緣一錫南飛三

年而化諸品遂乃橫開瓊闕高峙銀樓蕉葉火珠繚
 繞露盤之塔陽烏陰兔迴翔方丈之池法鼓雷鳴天
 香霧積信可以跨鳳山之仙境軼蓬島之香城者矣
 迨夫桑田再變海水羣飛椳棟山崩僧徒雲散雪山
 飄渺既亡羅漢之蛇驚嶺蕭條不見金剛之杵山樓
 苔徧芝洞塵封鶴去檀林杯沈溪渡桂華之樹乍枯
 熙連之河已竭而且蘭臺失寶金字無經貝葉千條
 已離翠匣玄珠一寸久闕銀函飛來慧刃偏不斷乎
 靈魚吐盡白毫詎能燭夫三豕誠哉一相之衰允矣
 空門之愿伏祈慧業文人梵門高座羣施許宅家奉
 蘓金南朝大士願奉雙林西域賢妃甘輸柰苑則是
 碑成突厥便名突厥之碑寺捨五張即號五張之寺
 豈直翠蓋乍飄置身香刹珠幡共列附籍蓮臺而已
 哉是知功繼馬鳴業追象負丹楹繡柱楚宮之材未
 亡浮磬沈碑龍門之石尚在庶幾靈光殿上 章藻功
 重施五采之章給孤園中日廣三生之德

告城隍神祈晴疏 維神温慈惠和聰明正直生則祥
 刑斯普後世之門實能容歿而明

德惟馨先人之廟還有貌矜全無算三浙民懷精爽
有憑一方神聽每禍淫而福善降鑒非訛若伏陰而
愆陽祈求必應况桐鄉之愛倍切如事生者亦如事
存果桑林之禱維虔時雨若者即時暘若則如浙是
東西賦惟中上庶宜加富既十室其九空婁亦終貧
詎三年而一蓄頻書大有猶多號暖啼豐猥說小康
未免醫瘡剗肉茲當秋仲屬望年登芄芄者方在吐
華穰穰者俄將結實乃風橫天而且曠雲覆海而欲
沈合已信夫崇朝那堪竟夕驟方期于終日輒復連
旬井畝埋烟溝塍涵潦滂沱未已半月而並害三時
霖霖初收十寒而難生一暴問西成而已矣號泣呼
晏念東作以徒然倉皇望歲民窮何告安能待鄭俠
之圖天漏爲災須亟叩女媧而補某等目擊汙萊心
傷與梓士是四民之首薦紳實黎庶之所瞻人爲萬
物之靈社稷况神明之攸寄謂此地千秋享祀位以
城隍忍當年百姓曾元轉乎溝壑伏望披雲見日開
霧觀天禁風伯於未來阻雷君而勿出羊何敢舞燕
不能飛乍收滴瀝之聲便展晴明之色蒼蒼乃爾知

青天尙在重霄杲杲如斯信白日還臨下土見說扶
桑細柳總屬無私翻疑爍石流金何妨太甚澮盈以
涸苗勃而興食德豈比于尋常收功尙期乎一半樹
畧同夫交讓不與俱枯灰或可以復然肯令遽死膏
肓忽起幸免切膚肉骨能生敢辭請命從此五風十
雨飽樂歲于屢豐倘其三饉四康禦大菑而曷祀

